

如何才能把美育落到实处

——全国政协委员李延声为“十二五”规划建言

本报记者 李百灵

今日,备受关注的两会隆重召开。今年,美术界代表委员会关注哪些热点话题呢?本报特别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画院艺委会副主任、中国美协理事李延声。在他今年的两个提案中,关于重视美育的提案《美育建国——为“十二五”规划建言》尤为引人注目。

美育(审美教育)是借助于艺术美、自然美和社会美的手段,以培育人的正确审美观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提高人的审美能力,使人得到自由全面发展。这是当前学习科学发展观不可忽视的一面。

李延声在提案中指出,虽然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加强美育,培养

学生良好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促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有机融合,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使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也提出:“坚持德育为先、能力为重,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但不能忽视,我国目前的学校教育中主要存在重德育、智育、体育而轻美育的问题,如“三好学生”的标准就是“德”“智”“体”而不包括“美”。不重视甚至忽视美育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实施素质教育、提高全民素质的严重障碍。

“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校长蔡元培就创造性地提出了‘世界观及美育’教育,主张‘以美育代

宗教’,呼吁各级学校、各种社会活动都要进行美育。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也强调美育的重要价值。原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沨曾撰文,提出‘美育是树人之本’。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更尖锐地指出:‘现在的中国,美育比文盲还要多。’由此可见美育问题之重要、我国目前美育中存在问题之严重。”李延声说。

李延声在提案中表示,国民艺术素养关乎国家软实力,应将美育列入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内容。这些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美育的措施,如渐次免费开放博物馆、美术馆,注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力推进文化领域改革等。实践证明,这些举措都是十分必要和有效的。美能够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则关系到

国家形象,小则影响个人气质。

“欧洲文艺复兴就是从美术开始的,后来促进了全社会的发展。所以不能小看美术,美术不是欣赏欣赏艺术品而已,只有提高全民审美能力,包括决策者的审美能力,‘十二五’期间才能少走弯路,才能取得更好的成绩。”李延声说。“十二五”期间经济文化要大发展,美育不可或缺,而重视美育则需要决策者富有见解。

李延声在提案中建议,全社会都要提高认识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对美育应从小抓起,从小事抓起,逐步在全社会形成重视美育的良好风气。他还建议,针对不同的地区和对象实行不同的美育教育政策和方针。首先要加强城市居民,包括城市服

务人员、进城务工人员和城乡结合部人员的美育教育。通过设立免费美育培训学校和定期举办美育讲座等形式,提高这类人员的审美能力。其次,要加大大中小学学生美育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四育并重的人才。另外,还要关注针对农民的美育教育。我国拥有10亿农民,目前,各地正在贯彻中央新农村建设要求,美育教育可作为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来施行。要组织专家学者,编写适合农民教育水平的美育培训教材,逐步提高农民的美育素质。李延生表示,在准备提案的一年中,他走访了许多城市,考察调研,收集了丰富的资料。“只有这样,提案才有说服力。”李延声说。

杭州、开封应携手复兴两宋院体画

——全国政协委员何水法建议浙豫文化深度合作

本报记者 高素娜

在两宋文化中,院体绘画是得到了国际学术界公认的传统艺术高峰。如何有效地发掘和利用其卓越的文化价值,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何水法在今年两会提案中的重要内容。

“浙江与河南,因为历史上曾分别拥有北宋都城开封和南宋都城杭州,具备了深厚的文化与地域的血缘联系。至今在杭州,还有着大量来自开封的风俗遗存。”何水法认为,若两地携手在复兴院体画传统方面合作,将会为河南与浙江的文化艺术事业发展以及城市品质的提升带来新的促进。

何水法表示,院体绘画结合科学的观察与严谨的训练,可

以成为当代中国画创新的根本基础之一。1978年,何水法考入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院)国画系研究生班,主攻花鸟画。此后,凭借院体画、书法、写生三大积累,逐步开始大写意花鸟画创作的创作,正是在此期间形成的情绪感受、造型把握、线条控制能力,使得他的写意画走到今天。

“近年来,我利用各种机会提倡传统文化的保护,全身心投入到传统绘画艺术的复兴事业之中,并把我对院体绘画的领悟传授给有志于斯的年轻人。”何水法说。不仅如此,2010年12月,他还就此想法与河南省文化艺术界领导进行交流,得到了他们的积极

回应,河南省文联主席马国强专就此事向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汇报,也得到了肯定与支持。

何水法倡议,在浙江与河南有关领导、部门的扶持下,邀请两宋绘画创研领域有成就的专家、学者,成立两宋院体花鸟画合作中心,建立学科规范和交流合作机制并付诸实践,重点选拔、培养两地青年人才,逐步扩大范围,推动两宋院体画申遗,发展当代院体绘画流派,创构城市文化品牌,提升杭州、开封两地国画艺术家水准与影响力,促进浙豫文化与经济交流,打造一个无愧于当代、有益于未来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平台。

▶ 玉堂富贵图(国画)

200.4厘米×103.9厘米 陈嘉选 上海博物馆藏

陈嘉选,嘉定(今属上海)人。崇祯中献书授中书职。《玉堂富贵图》是其传世作品。此图富丽华贵,色彩缤纷,是师法两宋院体画派的典型代表。



他用摄影发现了羌姆石窟

本报记者 严长元

这是一个从未公诸于世的石窟。在位于海拔4500米到5300米的喜马拉雅山中段的果美山上,它一直沉睡,就连山下的羌姆村村民也无法说清它的来历。然而,13次进藏的作家、学者、摄影家赵春江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得以进入石窟,震惊之余,他还用手中的相机艰难地拍摄到部分图像,并最终呈现出来。3月1日,在“羌姆石窟——赵春江摄影发现研讨会”上,很多人也被震撼了——那些首度公开的惊世浮雕和壁画背后,有多少鲜为人知的秘密?这些尚未开启的宝藏,又将为中国考古史、文化史增添怎样令人惊异的内容?

无论如何,这些经过专业摄影人之手最终呈现的作品,已成为不折不扣的当代艺术作品。记者眼前,拍摄后经剪裁、局部放大等手法处理后的20余幅作品,远看部分带有油画的肌理感、近观却是真正的原生态文化遗存。而选择在北京798艺术区的映画廊展出,不仅契合了该画廊的摄影特色,还平添了几份当代感。对此,策展人、中国艺术摄影学会副主席宋宪民意味深长地说:“赵春江不是阿里巴巴,却把瑰宝带出喜马拉雅山。”

赵春江成为羌姆石窟第一个文化意义上的造访者,得益于他对西藏的痴迷。他13次进藏,9次到吉隆县,6次到萨嘎县,5次到定结县,是第一行走遍陈塘全境和夏尔巴人村落的汉族人。羌姆石窟群所在的西藏自治区定结县是赵春江的家乡吉林省对口援助地区之一。2009年7月的一天,正在定结乡下偶然听说这里还有一个自己未去过的石窟,赵春江内心雀跃之余,决心一探究竟。因

为以他多年行走西藏、研究西藏积累的经验,除了阿里古格少量石窟壁画,其他藏地还没有类似记载。

“清晨的阳光暖照,眼前的果美山庞大山体横亘在高原上,向上仰望,岩壁上密布着蜂窝状的数百个石窟,气势宏大,神秘莫测……”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赵春江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一进石窟,我就被里面怪异的结构所震惊,很多石窟都有暗道相连,形成连环洞、洞中洞。”

这里地形陡峭,开凿其上的石窟高不可及,很难想象古人是如何攀爬上作业的。羌姆村一位牧羊人主动请缨,试着上去几窟,带回一个个残破的描述,还有很多洞窟连牧羊人也上不去。何况,这首先要先要求探路者在汽车无法开进的地方步行两个小时才能到达。

“这真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文化遗产:洞窟里保存最完整的浮雕是大象;石窟中人物服饰有大三角衣领和前襟、时尚的带尖平底鞋,他们披肩发、披斗篷,束腰带;有多处宛若花瓣的图案,窟顶的百余幅人兽身像……历史在此埋下了一道难以破译的精妙伏笔。”

曾20多次进藏的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副司长许言在看到摄影照片后惊叹,虽然西藏壁画在哲蚌寺、大昭寺等屡屡有新发现,但这种奇异风格,还是第一次见。

“每次进入石窟都很感动,感受到一种文化的力量以及人的渺小。”赵春江感慨万分,他三赴石窟拍摄,由于高海拔,加之石窟无任何光源(为保护计,他把灯箱都关了),每拍完一张照片都要下来拼命地喘气,难受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了。

后来,赵春江拿着这些图像

回 声 壁

■“没想到我去去年记者招待会讲了600年前中国十大山水名画《富春山居图》的坎坷和艰难的经历引起了两岸人民的共鸣。现在听说《富春山居图》就要合璧展出,这时我默默地在念着一句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希望经过两岸人民的共同努力,终有一天会实现一个更高的愿望,就是让一个完整的、统一的中国的河山得以实现,让一个完整的《富春山居图》永远合璧在一起。这就是我的期望。”

——温家宝总理说“希望完整的《富春山居图》永远合璧在一起”

《富春山居图》的流传和失散,喻示了中华民族数百年的沧桑史,“画犹如此,人何以堪!”设若它是一个人,“合璧”之日,必有满腹的话要说——流离之悲、分别之痛、思念之苦、重逢之悦。

■“笔会由来已久,非当代独创。中国美术史上没有‘笔会’一词,只有‘曲水流觞’的文人雅集。‘雅集’与‘笔会’,共同之处都是文人骚客聚集在一起舞文弄墨。但前者的目的是交流艺术和思想,后者则是利益交换。也正是这画与钱的交换,使大批画家趋之若鹜,构成了当代中国画坛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据一位业内人士称,每年笔会造就的千万富翁约有几十位。可想而知,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应不计其数了。如此粗略地估算一下,一年全国用于笔会的费用大概约数百亿人民币。”

——李毅峰撰文谈“笔会病”

匆忙来去,心不在焉,笔会上很难出精品。笔会的繁荣乃至泛滥,盖因为它为“利益交换”提供了方便。问题的关键在于:谁为笔会买单?谁在拿公款制造书画垃圾?

■“我想所有的藏品,我名下的最终都是社会的财富,我觉得孩子也不愿意要,不是说他非要这些东西,不是,他能理解我们这一代人的做法。我们一直在筹建新馆,需要一段时间,我想不会太短,将来建成,在新中国历史上应该算是一件大事。”

——马未都说“我所有的藏品都不会留给孩子”

俗话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道理虽不错,但收藏家面对自己苦心积攒了一辈子的藏品,往往还是纠结得很。希望马未都的财富观为更多的人所认同,希望更多的藏家肯拿出“秘藏”与他人分享。

■“作为一个院长来说,老潘能够做形态上的当代艺术实践,并且在自己的学校美术馆里展览,实际上表达了一种对当代艺术形态的亲热,在学院的语境下有其积极意义。另一方面,潘公凯这样的作品丧失了很多我认为当代艺术应该有的东西——一种思维的质量和把握,以及对材料和现成品使用的水平等等。潘公凯这件作品费了很大力气只是去呈现一种空泛的文人情怀,这说明他对当代艺术的理解过于简单,作品在思维上的精确度还是不够。”

——青年批评家鲍栋在“当代艺术金酸莓奖”评选中提名潘公凯作品

“坏处说坏,好处说好”(鲁迅语),这才是批评的要义。

续随子 点评

重 识 经 典

克拉姆斯柯依：俄国肖像画圣手

祝 如



无名女郎(油画)

克拉姆斯柯依

1857年考入彼得堡皇家美术学院。后来,克拉姆斯柯依的画逐渐享誉全国,生活得到了改善,经常出入上流社会。为了生活富足,他不停地画,以至未到50岁就已衰老多病。1887年,在给一个叫拉乌赫普斯的医生画肖像时,他倒在画前,离开了人世。

克拉姆斯柯依的绘画创作,以对人物心理刻画见长,这类作品如《沙漠中的基督》(1872年)、《无法慰藉的悲痛》(1884年)等,提出了人们所关心的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克拉姆斯柯依在创作方面的才能,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肖像画中。他为同时代的进步文化名人如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涅克拉索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艺术家西施金等,塑造了成功的形象。画家不仅表现了他们的外貌,对他们的精神世界也有精细入微的刻画。他的肖像画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变革,正如评论家所言:“可以构成一个展示十月革命前夕从事民主进步事业的杰出艺术家和卓越的活动家的画廊,这不仅仅是克拉姆斯柯依的

光荣,也是肖像画的光荣。”

《无名女郎》是画家晚年最得意的作品。这是一幅颇具美学价值的性格肖像画,画家以精湛的技术表现出对象的精神气质。画中的无名女郎侧身端坐,转首俯视着这个冷酷无情的世界,显得高傲而又自尊。这种姿态语言表明画中人物与这个世道格格不入,冷眼审视,不屑一顾,又不愿与之合流的神情,这隐含着当时一部分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态度。这幅女子肖像显示的美在于性格表现,也体现画家的美学观。她没有华丽服饰和贵妇人的打扮,而是入时得体,是上流社会有文化、有修养、品位极高的知识女性打扮。色调浓重且有变化,冷漠、深沉、俊秀的面孔鲜明突出,格外庄重、典雅而高尚。画家以现实主义思想、古典造型手法塑造了一位19世纪俄国新时代女性的完美形象,展示的是一位刚毅、果断、满怀思绪、散发着青春活力的俄国女性典型,形象杰出艺术家和卓越的活动家的画廊,这不仅仅是克拉姆斯柯依的



赵春江拍摄的羌姆石窟壁画

拜访过一些专家学者,包括精通藏文化的当地文物专家。经过对石窟的初步勘察,他们粗略推测窟内遗存有大约1500年的历史。这意味着,羌姆石窟的壁画与雕刻的出现早于藏传佛教的创立。这是否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它将填补藏传佛教兴起前,佛教在西藏地区的一段历史空白?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余丁等还通过照片对这些石窟壁画、雕像的产生年代进行了分析,并从其人物造型、服饰、色彩等角度,推算它所反映的西藏地区那个年代的文化与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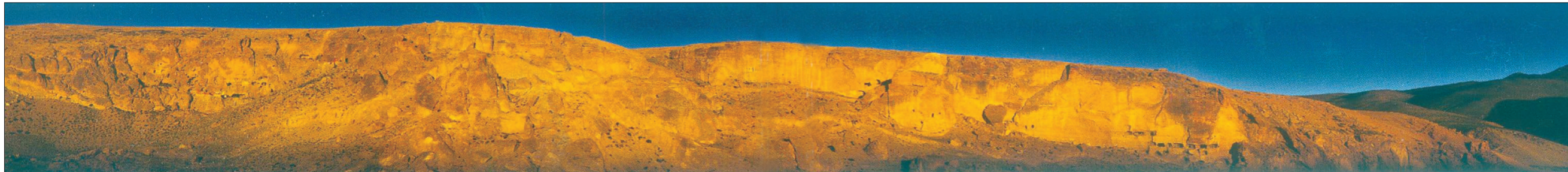
赵春江说,自己只是一个记录者,在定结县的长春市援藏干部和县委宣传部朋友以及羌姆村民的帮助下,才完成了一次幼稚的拍摄。而他三赴“羌姆石窟”采摘回的图像,连同此前他对夏尔巴人生活的考察与记录,或可点燃有心人继续探索的热情,催动已在路上的探索者前行的脚步。一个学者、作家、摄影师三重身份的

汉族人,在以摄影为媒介趋近喜马拉雅文化时,他的一系列思考与呈现,本身就具有文化上的意味。

2008年,贵州影人发起了“中华文化遗产影像抢救联盟”,以影像和文字为手段,参与和推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摄影,不仅为地理上的发现推波助澜,也通过艺术激情和忠实记录,让人们重新审视已成为历史的早期文化交流的画卷。

“我们要讨论的,不是摄影,而是发现。”中国艺术摄影学会主席杨元惺对记者表示,主办此次研讨会的初衷,就是要表明“摄影不单是技巧,更是一种责任”的观点,“我们要通过摄影作品为文化建设服务,而文化援藏更需要一种有历史纵深感的大情怀。”

“羌姆石窟群”究竟有多少洞窟、多少壁画、多少雕像?在高海拔的极险处,在赵春江未能涉足的很多洞窟中,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更多的问题将留给更多的探索者来解答。



规模宏大的羌姆石窟群沉睡于喜马拉雅山中段的果美山上